

《種子 -序章-》(Seeds -Prologue-)

1

全身純白色系軍服的年輕女子，依舊忍著身上多處的槍傷繼續向前。

喘氣聲相當明顯的她，只能倚著牆面才有辦法勉強前進。

即便已經經過一些基本的緊急處理了，但還是得在理智還沒被疼痛給沖垮以前，將閉鎖整個地下室的密碼給輸入到控制面板上去。

後頭追趕的人的腳步聲不斷地在走道之間迴響著，其實已經分不太出來究竟是遠是近。

手指在逐漸侵蝕全身的麻痺感與意志力之間來回顫抖著，並在按鍵上留下了一點又一點歪七扭八的血跡。

所幸後頭追趕的人跑再快也趕不上門降下的速度；厚重的鐵門將兩方徹底隔絕，而溫格也知道她這輩子大概也別想再出去了。不管門外的人怎樣用力敲打、吆喝，或用槍枝掃射，卻怎樣也打開不了這堵牢固的門。

「愚蠢的東西！妳本來可以有更好的未來的，溫格！但妳卻為了這些戰爭機器賠上了自己的所有一切，妳會後悔的！」

這些傢伙在這位名為溫格的軍官眼中，全都是一個德行：各個都是草菅人命的自私鬼，實在是沒什麼相處的必要可言。

幸好門現在是關上了，而至少溫格也可以不用再看到他們那些令人做噁的臉龐了。

閉鎖的大門，也截斷了溫格的所有功名與成就。一夕之間，一切溫格所辛苦打造的成果就猶如夢境一般稍縱即逝；獎章成了廢鐵，成果遭人剽竊。溫格實在想不到，究竟她還能悲慘到何等田地？

然而，即便如此，她明白還是有些事情非完成不可，而依照現在這種情況來看，似乎也只有她一人才能挑起這個大樑了。

「提督大人？……」

一名女子忽然從溫格一旁的玻璃棺中爬了起來，溫格帶著不捨又焦慮的心情，安撫著她繼續入眠：畢竟她也不想讓自己親愛的部下們看到她現在此等狼狽的模樣。

溫格知道，這顆他們人類所居住的地球，未來仍然會需要像她眼前這樣的女孩來捍衛大家的安全。這位女孩雖然看上去楚楚可憐，不過和她擁有相當能力的夥伴們，卻都能夠輕鬆地在水上自由航行，駕馭具有強大戰鬥能力的艦裝，以從事各式各樣的戰鬥與戰略行動。

人類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來自海上最大的威脅——深海棲姬，是人類自行發明的兵器與武力都完全無法制衡的恐怖存在：其所經之處，幾乎是死傷慘重；而將城市遷入內陸只是消極的做法，要是沒了這些女孩與之抗衡的話，只要那些凶神惡煞的棲姬們一發展路上作戰能力，爾後的人類滅絕也將形同必然的命運。

但是有件事情，其實令溫格很在意；但這件令她在乎的事情，卻也是鎮守府之內一再被嚴禁不得問起的事情：

那就是關於深海棲姬的來源，以及她們攻擊人類的目的。

隨著遲遲沒有辦法得到解答的問題，至今，也過了約略數十年載，這些未知的敵人依然沒有被完全剿滅，甚至還形成了軍備上科技競賽。

眼看越來越多種新型態的深海棲姬的目擊報告浮上檯面，溫格知道實在是不得再繼續拖延下去。

但是會導致戰況持續陷入膠著，其實也有一部份和她自己為了釐清這場戰爭與對抗的目的，所爭取出來的時間有關係。

根據她自己近期的調查與推斷來看，她相信深海棲姬攻擊人類的目的有可能就是在於吸收我方科技，因此如果持續地投以這些女孩與之抗爭，只會導致她們更加強大，而後果肯定不堪設想。

此言一出，當時除了身任指揮統帥的一位友人相信她以外，基本上沒人想理會她荒謬至極的推論；更何況，

要是不讓這些女孩出征的話，那麼還有誰可以抵擋這些擁有強大火力的武裝集團？

溫格還記得她與這位友人之間的一段對話：

「……妳不覺得對方的打法很奇怪嗎？每每當我們覺得有可能被全數殲滅時，對方又沒來由地留了我方一個生路。如果我們能夠找到個機會去了解對方的動機的話……」

「我當然可以理解妳這幾年來一直想做的事情，溫格，我也用盡了我的人脈和資源來保護妳，但是上頭給我的壓力也很大，他們恨不得把妳給拔掉，要不是現在根本沒時間訓練新血的緣故，妳早就被隔絕在鎮守府之外了。」

友人搭著她的肩，並告訴她很快地她將陷入孤軍奮戰。

「如果妳沒有辦法拿出最直接有利的證據的話，那麼我想，也就只能放棄了。」

溫格記得，在她公開了這項調查之後的短短一個禮拜之內，前指揮統帥就毫無預警地離職。

就像她的友人所說的一樣，高層確實有意孤立她，甚至還給她下了最後通牒，要求這項調查必須在一個月之內給出答覆，否則將收回所有她的預算案請求。

被自己的人類夥伴給唾棄到這種地步，溫格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太過於天真而浪漫。

但是這樣的事情她知道，也絕對不能讓她的部下們知道；至少現在不行。

在調查中，溫格雖然屢次派遣數艘驅逐艦與水上機母艦進行偵查與空拍，但是卻始終無法合理解釋或證明深海棲姬的行動還會有甚麼「意義」可言。

而使溫格能夠如此篤定對方別有目的的理由就只有一個：她親眼目睹過。

那矗立於海上，散發著異樣光芒，如同火箭發射台的漆黑鋼架構造物，要她不記得恐怕也只是難上加難。

然而，就在她初步打算要提出正式報告的期間，這樣的建物卻沒來由地完全不見蹤影。

隨著高層給定的調查期限將近，而越堆越高的假說與推論就像紙堆的高塔一樣輕易地坍塌落地。縱然溫格有多少的不甘心，但她也只能以調查失敗告終，並任由高層公開宣布剿滅深海棲姬的總攻擊「天陽行動」已經完全成功。

天陽行動的成敗，與為數眾多的高階幹部的聲望與升遷息息相關，為了不讓行動出任何的差池，可以說是動員了鎮守府全體上下成員，並投注大量金錢與精力；要是隨便就被個前線指揮官給翻局的話，這還真不是說下台就可以輕鬆解決的事情。

溫格的調查很快地就被埋沒在虛假的勝利與歡呼聲之中。

戰爭的結束，也意味著這些女孩們即將「退役」。

但是退役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些女孩基於他們的身分，因此倘若讓她們加入群眾之中，肯定又是一陣無法避免的軒然大波。

對於已經和這些女孩們共同經歷過無數戰場的溫格來說，還是得搞清楚這些穩穩坐鎮指揮總部深處的老傢伙們，究竟想拿她們做些什麼事情才行，要不然一顆心懸在那兒，溫格自己恐怕日後也將不得好眠。

外頭傳來的敲擊聲似乎從未間歇般瘋狂地持續著。

「……我是不可能開門的，妳們就放棄吧；就算想炸開這裡，妳們也什麼都不會拿到的。」

身邊的女孩輕緩地搓揉著眼睛，想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而這個陌生的環境又是哪裡。

事情總是發生得太唐突，而溫格也絕對不會放由這些女孩們被那些高層給任意糟蹋與欺負。

什麼貼身侍衛還是秘書之類的，在溫格眼中全部都是他們想要對這些女孩們伸出魔爪的藉口。

溫格看著她身旁這個透明的美麗的玻璃箱，而這也是那些漆黑的公主們所留給她最後的線索。

蘊藏著神秘力量的物質，給了溫格孤注一擲的機會：她利用這樣的物質，打造了這些女孩們的避難所，並將所有希望，全部託付到了她們的身上。

溫格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並給予女孩她最後的命令：

「現在，就閉上眼睛，安穩地睡吧，當妳再次被喚醒之後，妳就是自由之身了。」

雖然對這些唯命是從的女孩們來說，「自由」真的是很抽象的概念；不過以現階段來說，或許暫且理解成休息或玩樂會比較容易些。

帶著些許不安的神情，緩慢闔上雙眼的女孩，實在很擔心自己再次睜開眼睛之後，就再也見不到眼前這位溫柔又體貼的指揮官。

然而實際上，當溫格幫她再次確實地關上玻璃棺後，女孩的擔心似乎也只有成真的份。

透過手指在玻璃棺表面上的觸碰，每個溫格所點擊的位置都是再次開啟玻璃棺的密碼。看似玻璃材質的表面上，甚至在溫格的觸碰過程中，竟激起猶如漣漪的細緻波紋。

波紋與波紋之間的相交點，則成了找到密碼的線索。

完全封閉的棺內，在短短幾秒鐘之內就彷彿遭逢暴風雪一樣傾刻陷入白茫茫一片，女孩的夢境也隨著周遭冷冽的氣息陷入了無盡的睡眠之中。

失血過多的溫格拖著殘存的意識，讓自己在一個地方好坐下來守護著她的忠實部下們。

她明白她能做的都已經做盡，現在也只能聽天由命了：

「我親愛的孩子們……咳咳……拜託妳們了……」

2

兩人啞口無言地互望著彼此。而為了確定自己不是在作夢，兩人互相協助對方檢查自己的意識與狀態：雖然就常理來說，探測機應該是不會作夢才對。

而現在，除了有這個機會可以感受夢境的滋味以外，靈活的身軀、清晰的思慮，所有她們所從未經歷過的感覺正刺激著身上每一條興奮的神經。

「妳是小茵……？」

「所以妳是……小塚！」

要是沒記錯，兩人似乎在接觸到了不明所以然的物質後，都忽然「轉變」成與她們原本長向有著相當出入的外貌。而除了外貌以外，兩人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各項感覺能力似乎都比以前還要更加靈敏許多。

雙方互相幫忙對方確認並敘述長相，結果發覺自己好像都變成了人類女性的外貌。

回想起整個過程，感覺有點像是自己的感官與知覺猛然被抽離了原本的軀殼，並快速溶進了另外一個身體中一樣。只不過當下模糊的意識讓她們也沒有辦法再敘述得更準確。

就在小茵還在適應新身體的平衡感時，迫不及待的小塚則趕緊開始測試自己的新身體所帶來的神秘力量。

看來眼前的巨石很適合用來測試的樣子。

原本用於開採晶礦與高能瓦斯的量子光束，在小塚快速地揮舞下，竟相當順利地將岩石像豆腐一樣給劃開來。

「哇，小塚，妳竟然還可以單手把那麼大——的岩石搬起來耶！好厲害！」

除此之外，她們似乎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超級怪力，讓她們就算抬起比自己體重還重的東西也不會有任何丁點的困難；更遑論這些重物會把她們壓扁。

「哼！這樣我就比那些蠢蛋礦騾還要強 120 倍啦！」

礦騾，一個被稱之為「人類」的種族們所用於挖掘晶礦礦脈而發展的高效率機械；不過現在就算有個十來隻肯定也不是她的對手。

她輕鬆地把傾倒的大量巨岩從路上給清走，見那嬌小的身影又踢又甩地，好似完全不把岩石的重量當作一回事兒一樣。

不假思索的小塚直往裏頭走進去，完全不為前頭愈漸昏暗的光線所困的模樣。不過小茵則認為或許現在折返回去會比較好。只見小塚一個自信的上仰，不為所意地回應：

「拜託，我現在也是可以自己『判斷』的好嗎？要是換成咱家偉大的領主大人的話，肯定也會給它一探究竟的。」

看在小塚絲毫沒有要撤退的意圖，小茵在別無他法之下也只能跟了上去；畢竟她也不想一個人孤伶伶地跑到外頭去。

兩人本來到這座建物的主要任務就是偵查，並找尋在這附近一帶的晶礦蘊藏點。基本上來說任務已經可以算是完成了，但是小塚打著要把整個礦區範圍調查清楚的說法，而執意要繼續探索下去。

「妳不覺得，這裡好像有點冷嗎？而且我們還穿得那麼少，好難受……」

「那種事情，怎樣都可以吧？而且小茵妳瞧，這裡好似在很久以前經歷過一場激戰一樣……待會兒搞不好會跑出幾隻液化蟲也說不定呢！」

小塚口中所提及的液化蟲，可以被視為龐大的蟲族之中的底層物種，牠們一貫的特徵就是使用四足在陸地上奔馳，嘴邊兩側的尖銳外骨骼則成了牠們最致命的武器。

長期以來，蟲族與神族幾乎可以說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成天打個沒完沒了。

一聽到最害怕的東西有可能潛伏在附近，抖個不停的小茵馬上湊到小塚身邊並緊緊地死抓著她的臂膀不放。讓小塚好奇的是，既然她們的力量提升了，那麼小茵和她自己應該就可以簡單地摺倒那些麻煩的液化蟲才對。

以前，小塚記得自己擅自跑去問熔爐的管理人可不可以為她改造武器時，竟還被臭罵一頓後趕了出來；而光是這點就讓她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對於專門負責修繕與改造軍隊武裝的熔爐管理人來說，這點小事在技術上來說，絕對不會構成問題，但為甚麼說啥都不為她進行武器改造呢？

「……大領主大人說，我們為了讓自己站在最高點需要透過絕對的力量來征服所有對手，我還真搞不懂他那硬得像石頭的腦袋到底在想甚麼……」

小茵似乎沒有很專心地在聽小塚的抱怨和她們的民俗風情的樣子，只因為眼前看似陰森的景象令她完全定不下心來。

在略為狹窄的走道兩側上全部都是盛裝發光液體的玻璃罐子，從半透明的液體中似乎還可以窺見裏頭裝的，好像是趨近於人形的物體。

究竟是甚麼呢？臉頰幾乎已經要完全貼在玻璃罩子上的小塚明顯感到很好奇，但是相較之下躲到遠處的小茵似乎感覺已經抖到很想回家的樣子。

為了轉移注意力，小茵催促著小塚趕快往下走，去看看其他可以調查的東西。

壁面上沾染了血跡與彈孔，與建物本身的老舊裂痕一樣，共同乘載著相當悠久的歷史。

盡頭被一堵厚重的艙門給擋住了去路，由於這裡的設備似乎還有供電的樣子，所以控制面板也還正在運作的樣子。

「哇，這按壓式的鍵盤根本就是 500 年前的老古董一樣，有夠破的耶；但是也太酷了吧，這玩意兒竟然還有電……是說他們該不會是靠晶礦還是高能瓦斯發電吧，哈哈。」

邊開玩笑的小塚，邊隨意按壓著鍵盤，但門似乎因為被下了封鎖指令的關係而完全不為所動。

怎樣想也不能輕言讓這堵破門成了她們打退堂鼓的理由，小茵讓了點空間給小塚，好讓她來個華麗的強行突破術。

小塚手中的量子光束開始向掌心集中，隨著光線愈漸明亮，熾熱的光球便朝著小塚投擲的方向將門板給打穿了個大洞。

好險撞擊所造成晃動並沒讓這棟建築塌陷，鬆了一口氣的小茵在小塚興奮催促下卻也只得趕緊跟上。

在門板另外一端的空間中，看似已是這棟建物的盡頭。兩人走到了房間深處的陽台，看到的景象就是她們方才所走過的地方。

小密室中，兩人發現有著一些文件和書籍被放置在桌子和櫃子中。而似乎是因為這個房間先前在她們還沒有闖進來前屬於密閉的緣故，所以也讓木材、紙張等容易腐蝕的物品還保存得相當完整。

文件上所書寫的文字基本上她們都看不懂，不過小塚倒是知道有個方法可以把這些文件轉換成可以閱讀的內容。

為了一除小茵的疑惑，小塚決定大顯身手，直接來個現場示範——雖然她不知道這樣做有沒有可能會把文件給燒掉就是了。

只見小塚的雙眼發出與瞳色相當的強勁光芒，像迷你探照燈一樣向紙張上頭的文字照射著。

「哇哇哇……好厲害！變了變了！」

無法閱讀的文字彷彿遇熱溶解般從紙張細微的孔隙中漸漸開始流動；用以書寫文字的古老墨水開始慢慢地重新組合，最後成為她們神族可以閱讀的文字——卡蘭尼。

本來以為這是變成人類少女的探測機都可以行使的技巧，不過等到輪到小茵上場之後，卻只見她一會兒擠眉弄眼，一會兒又是扮鬼臉地，甚麼也沒發生。

嚴格來說，變成人的探測機現在也只有她們兩個人而已，所以小塚的自信全部都是源自於她滿滿的信心與直覺罷。而最後整個翻譯工作也只能交給小塚一人來完成。礙於數量的關係，所以小塚決定先看看其中一部份的內容，同時並拜託小茵整理好其他的文件之後一起帶回總部研究。

「小塚……我有一個問題一直很想問。」

領主大人和大主教還會認得她們是誰嗎？還是只會把她們兩個當作喜歡玩探測機角色扮演的蠢材人類，然後完全忽略掉？

感覺自己正讀到重要片段的小塚忽然間被這個問題給打斷思緒；小茵說得沒錯，她們現在變成這副德行究竟還有誰會信她們是原本卡蘭和塔達力姆的部族？

答不出來的小塚只好繼續回到文章上尋找可能的答案，而早就整理好文件並裝箱的小茵則開始在房間裡到處踱步，試圖找找其他值得注意的東西。

這時間，她注意到剛才在她們身旁的這塊看似白茫茫的玻璃長方體裏頭，好像有甚麼。

冰冷的玻璃罩子內似乎躺了一名被冷凍的女子。

一方面小塚也注意到文件中所提到的「秘密」，似乎就藏在小茵手下的玻璃棺內。

「小茵，我想我知道為甚麼我們會變成這樣了。」

但是在確定所有的真相以前，得先把這些傢伙給叫起來好好問問才行。而且如果有必要，這些傢伙也會需要跟著一起「出庭作證」。

小塚遵照著書上所記載開啟玻璃棺密碼的方法，會同小茵一起把密碼解開。

在玻璃表面上因觸碰所激起的波紋，是連小塚也無法理解的神奇技術。對她來說，這種機關肯定不是 500 年前會有的東西。

文件上的作者名字寫著「溫格·亞薩」，而她似乎是這些被保存在地下室的女性人類們的「提督」的樣子。

提督，是指像監督別人工作，像工頭一樣的人嗎？對小塚來說，有些字眼就算翻出來後可以念，但還真是看不太懂。

當密碼輸入正確後，玻璃罩內開始實施解凍程序，所有的冷氣開始向四周被抽出。而逐漸退去的冰霜也讓裏頭的女孩子漸漸現出原形。

只是說即便到了這一步，小茵其實還是不太能夠理解，將這些年輕女孩冷凍個數百年的用意是甚麼。在等待解凍的過程中，小塚把她看到的文件拿給小茵看，並在一旁分析她的看法給她聽。

如果說，小塚她們決定採信這位溫格提督的說詞的話，那麼這個女孩應該就不是人類，而是一種被稱作「船艦英靈」的存在。

「……所以說，我想，我們現在也繼承了某種古代力量之後變成了『英靈』，然後還被那個叫做提督的工頭小姐託付要討伐那些叫做『深海棲姬』的敵人嗎？」

「恩哼，我想就這樣沒錯。」

過了半晌，兩人在相互頗有默契的驚呼下才猛然意會到事情似乎演變到相當複雜的境地。

3

遙遠的意識隨著真實的痛覺漸漸地被拉回原本沉重的身軀內。

僵硬有如石頭的身子，外加寒冷至極的空氣，讓動根手指頭都成了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她試著發出一點聲音，好確定自己這次真的醒來了。

暖和的氣息隨著逐漸復甦的呼吸，緩慢地帶走了全身僵硬的不適感，但過不了多久吸進來的空氣卻成了混濁又難聞的灰塵味。

可能是太久沒有感覺到空氣的味道的緣故，所以總覺得每口吸進去的都淨是噁心的味道。

「咳咳……」

「啊，妳這傢伙可終於醒來了！」

映入女孩眼簾的兩人有著怪異無比的穿著，她們看上去與女孩自己的年紀似乎還要年輕的樣子，但是那對會發光的雙瞳卻讓人知道事情似乎並非如此單純。

眼前的環境還算有點模糊的記憶，但是眼前的這兩人，相較之下，就顯得相當的陌生了。

女孩感覺到有些遙遠的記憶就在恐懼之中忽然湧升上來。

「……當妳再次被喚醒之後，妳就是自由之身了。」

但是具體的行動是甚麼，又接下來該怎麼做，女孩自己也無法拿定主意。

眼前這位留著墨綠色短髮，身穿褐色系金屬裝束的女孩子看見她劈頭就開始問了一大堆問題。

姑且先不論她該不該回答這些問題，有些問題就算問了她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又或者說，她其實本來還有想問她們的打算。

「我，只知道，我與提督最後一起來到了這個地方……」

不知道為何，女孩自己話講到一半就忽然打住，這讓對方只好繼續追問才能讓問話順利進行。

這位看起來相當膽怯的女孩連被問個話都會被嚇到一樣，從頭到尾眼神都在向四處飄散。

「然後呢？」

「然後她……她要我好好休息睡上一覺。」

不過看起來，似乎好像也沒問到甚麼關鍵的線索的樣子。

就算問到船艦英靈的事情，女孩也基本上只是根據自己以前平常在從事的工作如實回答而已。

另外一位留著藍色雙馬尾，名副其實「穿金戴銀」的女子則從附近的櫥櫃中找來了她平時在戰鬥時會使用的艙裝，希望這些東西能使她想起一些她們在找尋的答案。

「……深海棲姬？」

好巧不巧的是，兩邊都只知道那是會危害人類的威脅而已。

「是說呀，人類的事情就讓他們自己去管就好，沒事牽扯到我們神族做甚麼。現在還把我們應是變成這個樣子，根本就是給人找麻煩嘛！妳叫妳們的工頭把自己的麻煩帶回家處理可以嗎？」

未料這番說詞好像給了女孩很大的打擊，只見一對泛紅的眼眶已是盈滿了淚水。

泣聲中，只依稀聽見女孩說要她自己安靜一會兒，既然什麼都問不出，兩人也只好到一邊去自己繼續閱讀其他的文件。

經過稍許心情的調適後，雙方先從自我介紹重新開始認識彼此。

「我叫小塚，我是塔達力姆的探測機，這位是我另為一個部族的朋友小茵，她來自卡蘭。」

「……山風。」

「什麼啦？我聽不太到？」

「不要……好吵……」

幾乎快要尷尬到不行的氣氛搞得小塚覺得相當不自在，於是她把現場交給小茵處理，並回頭去確認文件是否都已經悉數帶上。

小茵於是開始轉向詢問她其他的朋友們現在在哪裡，但是對於山風來說，其實她也很想知道她的好姊妹們現在到底在哪裡，而她唯一能告訴小茵的是，提督最後將她們派遣到不同的地方去駐紮了。

「也就是說，其他地方還有像這樣的設施存在囉？」

一方面為了找出真正構成她們會「英靈化」的原因，同時也必須協助山風尋找剩餘的船艦英靈的下落，看來小茵的太空母船——「亞頓之矛」似乎會在地球這一帶停留上一段時間也說不定。

而且要是當時的敵人，深海棲姬真的存在的話，那麼也只得趕緊把她們收拾掉才行。

「這裡好像沒法發送訊號的樣子，看來等一下我們得折返回外頭才能先打個簡報到亞頓之矛上。」

太多的事情等著要回去報告了，而且她們還得想辦法把其他在這邊其他船艦英靈們給一起救出去才行……

一聲劇烈的轟隆巨響，卻讓這個想法只有被迫放棄的餘地。

「看來我們得現在就出去啦！快點！別拖拖拉拉地做啥？」

小塚與小茵都知道這聲巨響並非甚麼地震還是打雷，而是有人試圖徹底摧毀這座設施的炸藥引爆聲響。

從方向來判斷，這些不速之客應該是從另外一端強行鑽鑿進來的，所以沒有有意外的話，三人可以沿著原路迅速撤退。

小茵拉著山風的手，試著以最快的速度撤離現場，未料健步如飛的山風，反倒是成了帶著小茵和小塚往外脫逃的得意主力。

被山風抱在前頭的小茵，只是看著她用著穩定而富有節奏的步履快速地閃避過眼前一切障礙。

據說這些船艦英靈似乎是在水上能有更加卓越的戰鬥表現，不過現在的表現卻已經教人不禁嘖嘖稱奇了。

哪怕是要從正在傾倒的岩柱群之中找出穿梭的路線，還是要躲過從天而降的碎塊，山風的表現，在小茵的眼中看來顯得相當亮眼；與方才怕生又膽怯的她相比，那份認真的神情實在讓人無法與之相比。

有驚無險地逃過一劫後，在草地上稍做休息的兩人，遙在遠處也可以看到應該是地球上的政府那票人正在透過拆除建物的樣子。

差一點就沒跟上的小塚，則氣喘吁吁地在後面咒罵著這兩個傢伙根本就是要棄她於不顧。

「妳們這兩個傢伙……呼呼……搞啥來著！……」

眼看小塚已是氣得臉都漲紅起來，小茵卻好似沒搞清楚狀況的樣子開始稱讚起對方來：

「哇，小塚超厲害的，這種程度果然難不倒妳呢！之前聽妳說妳在部落中的採集大賽中拿了第一名，老實說我還在想是不是說笑的呢……」

面對這個呆萌的角色設定，小塚知道繼續和她糾纏下去也只會沒完沒了。

不過讓小塚更意外的是，平常在講這自己引以為傲的些豐功偉業的時候，她的反應就像是都沒在聽的樣子，現在妙了，倒是記得很清楚的样子。

雖然說知道對方平常都有在認真聽她的武勇傳，對小塚而言反倒是有種被耍得團團轉的感覺。

小茵站了起來，順勢拍去了裙襬上的雜草，抬頭遙望著漆黑的天空：

上頭除了有一輪明月之外，一旁看起來似乎和月亮有著近似大小的方舟艦所發出的耀眼燈號正為整片夜空點綴出神秘的色彩。

「好，我們回到亞頓之矛上吧！我們得趕緊將這些重要的資訊回報給大主教才行！」

無奈的小塚趕緊跟上前頭那隻天然呆的又跳又蹬的步履，一邊喃喃地說：

「有時候我還真好奇她到底是真的很傻還是另有心機呀……」



《無法預測的黑暗》(The Unexpected Darkness)

1

「對於現在這般情況，您倒是表現得相當冷靜呢，大主教。」

面對眼前的白髮女子，其略帶些諷刺意味的口吻，這位身著一席威嚴的白色鎧甲，身材精實的深色藍髮女子，卻似乎沒什麼話想回應的樣子。反過來說，現在反而應該得好好搞清楚這一切的事端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仔細回想起來的話，方才整艘艦艇受到來地球表面上所釋放的強大幽能所波及的樣子。

隨著一雙大一號的寬筒拖鞋在地面上發出了響亮聲響，兩位女子都被其吸引了目光而眺向遠處。

看來，這個表情顯得略顯激動的綠毛小個兒似乎可以為她解答的樣子。

「啊，凱拉克，妳來得正好……恩，似乎還是又點不習慣妳這樣的外貌呢。」

「是的，大主教大人，在下相信我們都還正在習慣於這樣的新軀體的情況。而根據我目前所知道的情報來說，這樣的狀態有極大的可能受到了相當複雜的連鎖反應而招致的……」

作為一名科學家，凱拉克盡可能使用了較為淺白的話語來解釋她們現在可能遭逢的情況。

而就在這位藍髮女子準備好要聽聽這位得力戰友的說明時，卻被另外一位帶著碎步匆忙而來的手下打斷：根據她所報告，似乎有人從地球那端傳來了登艦的躍傳請求。

如果說可以知道亞頓之矛的登艦機碼並送出請求的話，那麼按照現在這時間點來看，應該也是她熟識的人才對。而在經過請求座標的二次確認後，她便可以相當篤定。

「我知道了，讓她們上來吧。」

一行人走向傳送門的方向去，而凱拉克也在路途上盡量做足現狀初步調查的結果報告。

2

小茵盯著手臂上投射出來的小螢幕，杵了半晌之有。

「喂喂……到底行，還是不行呀？妳嘛說說話？」

本來已經準備好要如何說服大領主的小茵發現，登艦請求竟然一次就被允許了。

可能是因為出乎意料地異常順利的緣故，讓小茵還有點猶疑到底該不該踏進那道從亞頓之矛上打過來的躍傳光圈裡頭。

不過小塚倒覺得小茵的疑慮沒什麼實質的幫助，是陷阱抑或其他理由，也都唯有登艦一途才能明曉一二。即便小塚話說得沒錯，小茵還是只能帶著無法抑止的不安感，緩慢走進了光圈中。

持續站在原地的山風，好像是因為沒看過這種神秘的光罩的關係，而顯得也不是很情願的樣子。

「再不快點等下只傳送到一半妳就等著看吧！」

不管是誰，想必聽到「一半」都會嚇著；而沒有繼續多想的山風趕緊一個蹬子跳進了光圈之中，並隨手緊緊地抓住小茵的肩膀不放。

本來想找小茵討安全感的山風，這才注意到她自己可比這兩人都還高些；就算她想躲到她的背後，也還得彎下腰去才做得到，讓她反而變得相當的彘扭。

「唉，妳們倆究竟是在演哪齣呀？」

小塚摸了摸自己護額前探照燈的罩子，面對兩人的反應直覺得相當無奈。

然而，登艦之後的三人，發現根本沒有什麼陷阱，而放眼過去船上似乎也沒有被挾持的跡象，只不過，艦上好像沒什麼人的樣子？但光是這樣就已經夠讓人覺得混身不對勁了。

就在三人稍微遲疑究竟該不該自己行動去找人時，幾名女子便看見從遠方一側的走道上出現，並朝著她們走了過來。

即便這行人都已經來到了小茵她們的面前，但她們似乎還是有些會意不過來現在的情形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情。

而凱拉克看到了小塚與小茵，卻也只留下意味深長地驚嘆與笑容。

「喔喔，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沒想到連這兩位探測機也能成為『英靈化』的特異點呢！」

在凱拉克一旁，另外一位看起來相當具備將領風範的女子，則毫不在意其身分似地，帶著親切的笑容，蹲下身子問候小茵與小塚。

「妳們兩位能平安回來真是太好了，不過看起來，似乎偵查成果比預期中的還要好許多呢。」

雖然從來都沒有機會讓這位女子摸摸自己的頭，但是小茵知道，她非常喜歡這種感覺。

不過，尾隨在後頭，那位一副厭世模樣的白髮女子，似乎一下子就盯上了看起來相當怕生的山風，直接了當地走到她面前。這名白髮女子微微地撇過頭，一臉嫌棄樣瞅著她不放。

高張的脅迫感讓山風害怕到兩滴斗大的眼淚幾乎要當場泫然落下，但是這名女子的氣勢似乎還比山風的眼淚還要強勢許多，讓她竟連眼淚也不敢流出來。

「亞拉瑞克，請妳給對方一點空間，可以嗎？」

「哼，大主教您說的是。」

白髮女子退下後，山風反射性地躲到小茵後面去，並仔細地觀察著眼前這幾位穿著依然相當奇特的女性們。

首先，她們的眼睛都會發光，這樣看起來她們似乎是小茵和小塚的朋友的樣子，但又好像不是；因為方才那位白髮女子的舉動之故，讓山風知道這行人在輩分或位階上應當屬於不同階級。

不過那個看起來比較親切的藍髮女性應該是比較有權力的樣子，想到這裡倒是讓山風自己有一丁點兒的放心。

看到小茵不僅僅是帶來了相當豐富的資料，甚至還有事件相關人士能夠現身說法的樣子。此等成果可讓這位被稱呼為「大主教」的女子相當滿意呢。

相較之下，亞拉瑞克反而覺得有些事情她非讓她表達些意見不可：

「大主教啊，您不覺得現在應該好好審問她，並將這些傢伙全部抄乾淨嗎？現在您倒是慷慨了，還歡迎她們登艦呢。」

「她們也只不過是事件的受害者，更何況，依她現在的狀況更是需要協助她……」

看在大主教小姐似乎沒意要理會亞拉瑞克的建議的樣子，所以亞拉瑞克也毫不客氣地直接打斷她的解釋：

「啊，大義之行，多麼偉大啊可不是？但她們哪天要是揭竿起義時，就還請記得我當初可是有提醒您的。」

「……事情都還沒釐清就急著到處樹敵，也挺符合妳的個性可不是。」

「滿腦子只有浪漫的理想與正義，也很像是妳會做的事情，不是嗎？」

面對這兩人之間的爭執，山風總覺得相當地不安和緊張。

隨著笑容的上揚，亞拉瑞克餘光也順勢飄到山風的身上。向

像是被針扎到一般的山風趕緊撇過頭去，好讓自己看不見那個令人感到滿滿惡意的女人。

對亞拉瑞克來說，既然這個死腦袋甚麼也聽不進去，亞拉瑞克反倒對這個「英靈」的存在充滿了好奇，畢竟要是和以往的她提到地球的話，她會自動視為一票下等螻蟻居住的藍色星球，根本就不足掛齒。

「讓我看看，所以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像妳這樣的存在所導致的啊，哼哼……豈止有趣而已呀，可不是？」

亞拉瑞克湊向山風，好讓她能夠好好地打量這位看似弱不禁風，卻有能力可以防範地球落入深海棲姬之手的年輕女孩。

「拜……拜託……不要過來……。」

似乎是受到英靈化的影響，亞拉瑞克臉上的表情完全不是要將自己滿腔的不愉快發洩在她頭上的樣子，相對

地，她倒是露出一臉興致勃勃的詭異模樣。

為了滿足她自己的好奇心，她逕自伸出手去好好地檢查一番這傢伙究竟是何方神聖。

此等行徑也讓凱拉克委實感到相當訝異；就她所見，或許和英靈化會特化人格的特定表現有所關係也說不定。

山風青翠如草的髮絲在亞拉瑞克地指尖滑順地掠過，就好似絲綢一般柔軟細緻，完全沒有人類頭髮給她的那種毛躁又粗糙的印象；倘若只是純粹地仰賴外貌，對亞拉瑞克而言還不夠說服她在她心目中能夠一騎當千的戰士該有的要素。

隨著亞拉瑞克試圖在她身上尋找線索的過程，背負著莫大壓力的山風也無法再繼續抑止她泫然決堤的淚水。

「夠了，亞拉瑞克，請妳不要太超過。」

看不下去的亞坦尼斯吆喝制止亞拉瑞克繼續刺激她。即便亞拉瑞克已經退到一旁，不過從她頗有深意的笑容來看，這似乎也只會是暫時的而已。

可憐的山風才剛從這個不屬於她的世界中甦醒，現在不知道又要遭到甚麼連她自己都不敢想像的麻煩事兒。孤身一人已經夠有得受了，不斷啜泣的山風甚至也不知道到底該怎們辦才好：

「……海風姊姊……江風……妳們在哪裡……」

小茵湊到一旁，稍微顛起腳，試著搭過她的肩膀，輕柔地拍著她的肩；希望這樣做可以給她一點安慰。而無助的山風則緩緩地躺進她的懷裡，但眼淚就彷彿她的思念一般，毫無間歇地流過兩頰。

大主教見到她的狀況實在欠佳，於是決定親自帶她到未使用的空房間去安頓下來。

「小茵，麻煩妳準備偵查的簡報，我待會兒會到艦橋去聽取妳們的報告。」

一方面，小塚則回到亞拉瑞克身邊，並將她的發現，一五一十地向她的大領主轉述。

兩派人馬在躍傳門前分道揚鑣，大主教小姐雖然有些問題想請教山風，不過看到她相當驚恐，又一副隨時要哭出來的狀態，總覺得還是先別給她太多壓力才行。

走過了一小段路後，逐漸平穩情緒的山風也開始注意起周遭的環境。

這裡真的是在太空上。而且船隻的色調一如外觀一般幾乎是以深沉的金黃色為主，而大片的透明玻璃更讓她可以直接一覽整片無垠的太空美景。

對於幾乎只在水上打仗的她來說，所謂的太空，大概也只聽過她們的工廠管理人，明石小姐有提過幾次的樣子。

根據印象，可以知道太空很黑很黑……然後因為明石說起來實在太無聊了，所以山風什麼也記不起來。

不過對於第一次看到太空的她來說，這片漆黑可比明石小姐說得還要更加絢爛，顏色也是更加豐富。

看到正專心望著遠處的山風，大主教於是開始嘗試向她詢問一些簡單的問題。

「現在感覺好些了嗎？」

雖然一開始開口的時候有些嚇到對方的樣子，但是應該還不至於讓她完全不敢說話。

山風點點頭，但眼神依然不敢直視對方。

看到起步還算不錯，大主教接著開始介紹起自己：於是她先從自己的名字，「亞坦尼斯」，作為第一步，並希望她可以直接如此稱呼即可，而不必過於拘束稱位部分。

「……」

「那麼，我該怎麼稱呼妳比較好呢？」

「…山……山風。」

所幸山風只留下了幾秒鐘的空白就報上了自己的名字，讓話題得以繼續下去。

而在簡單的寒暄過程中，亞坦尼斯自己其實也一方面正回想著剛才凱拉克和她報告的一些部分推論。

根據亞頓之矛的觀測儀器在這前前後後的發現，蘊藏高密度的幽能在小茵等人前往地球進行勘查時被意外觸發，導致時空產生了一個巨大的破洞：換句話說，整個宇宙就像是被重新洗牌後再次歸位一樣。

而凱拉克則推斷，這個新生成的環境，英靈化會是維持生存表現的重要指標。

只是對山風來說，要理解樣的內容可能還是顯得有些困難，所以亞坦尼斯也只有口頭地稍微提一下她們會想辦法讓她們回去的。

亞坦尼斯帶著山風來到了她的房間。雖然對山風來說，這裡沒什麼東西是她所熟悉的，不過在亞坦尼斯的說明與介紹之下，她也慢慢地放下了一點戒心。

雖然這位兩眼會發光的大主教看起來應該不是壞人的樣子，但是她還是想見她的姊妹，甚至是提督一面；對她而言，沒有任何人是可以取代她們在她心目中的位置。

「如果妳還有什麼其他的需要，可以隨時透過對講裝置知會小茵一聲。」

在確定沒有什麼其他的特別需求之後，亞坦尼斯隨即掉頭離開，並朝著艦橋的方向走去。

留下獨自一人的山風，又開始不由得緊張起來。她蜷曲在單人床上，想盡辦法用幾張被單來壓抑孤寂的不安感；但是她越是這麼做，就越覺得自己無依無靠。山風只能念著她所思念的姊妹們的名字，並任由崩潰的眼淚慢慢地浸濕臉頰下淨白的床單。

「提督大人……」

3

「哼哼……這還真是有意思。」

亞拉瑞克會同到場大夥兒聽完了小茵與小塚的報告之後，對於這番情況自是感到相當有興趣。

從小茵與小塚的報告之中，恰好可以給凱拉克的推論補上關鍵的線索。

「這樣的狀況，根據文件所示是被稱之為『英靈化』的一種技術。」

凱拉克表示，這樣的轉化除了帶來外觀上的轉變之外，受到英靈化效果的對象還會獲得前所未有的體魄強化與戰鬥能力上的增幅作用；而在場眾人基本上都能夠驗證這一點。

「我相信這應該也為了因應環境巨變的一種機制，賦予能夠支撐英靈化效果的人的一種獎賞。」

而凱拉克決定暫時將能夠支撐英靈化效果的對象，以「特異點」來稱呼。

只是文件上並沒有記載有關於英靈化技術的具體實現做法或成因，因此凱拉克在亞坦尼斯的吩咐之下將會著手進行這項現象的研究，同時必須確保反轉的方式是否能夠實現。

看著整艘瞬間顯得相當寬敞的船艦就知道，本來與她們同行的許多夥伴們，如果依循凱拉克的說法，肯定也是受到了這番效果的影響而成為了英靈的「裝備」了。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所有人，都各個是名副其實地等同於整支軍隊的力量呀。」

亞拉瑞克一邊說出她的推論，一邊相當得意地欣賞自己的新裝備。

對亞拉瑞克來說，她覺得縱然沒找出英靈化的反轉法，也沒什麼太大的關係。更何況這樣還可以顯著地減少不必要的開支與費用。只不過亞坦尼斯顯然地並無法輕易地同意這種想法：

「我們每個人都是經過曾經並肩奔赴無數戰場，優秀的戰士，每個人都擁有完整的精神與思想。因此，我是絕對不會輕易放縱此等剝奪他人意志的情況，繼續發生下去。」

看著亞坦尼斯反對得激動，亞拉瑞克也絲毫沒打算要說服這位大主教的樣子。

而說到完整思想，眾夥兒這時看了看小茵和小塚才覺得奇怪：沒想到平常這兩個比較容易特立獨行的探測機，也能成為英靈化的特異點而保存本來的意志與精神。

不過理由其實早就藏在了她們平常較為特別的行動之中。

「船艦英靈，同作為能夠支撐環境巨變的存在，看來我們得協助她們營救其他夥伴才有機會可以找到英靈化

相關更進一步的線索。」

事不宜遲，既然現在什麼都還不瞭解，亞坦尼斯知道必須儘早開始策畫船艦英靈的救援行動，同時也必須盡早確認深海棲姬的勢力範圍與解決英靈化的問題。

「不過這真是非常的麻煩，時空打了個大結，現在還有未知的勢力必須面對，甚至連後援都沒有……」

「大主教大人，請問我是否該請山風小姐過來呢？」

既然她是目前在場眾人之中，唯一有和對方交手過的人的話，那勢必得向她打聽些必要的情報才行。

於是小茵用最快的速度去將山風帶來，而一方面由亞坦尼斯開始向大家囑咐其各自的任務。

「話說回來，塔蘭達現在的狀況如何？她還能夠適應嗎？」

由於已經沒看到她有些時間了，於是亞坦尼斯向凱拉克詢問她的好戰友現在的狀況。而從凱拉克的回應來看的話，她現在應該還在動力室裡，持續與新的自己「溝通」中：

先是只有人格資料的機器，現在受到英靈化的影響又意外成了血肉之軀，想必對她而言肯定有更多事情是比起適應身體還要來得更加花費時間來面對的事情；相較之下，反而位階比較低，像是小茵或小塚這樣想法比較單純的人，似乎適應得就還挺不錯的樣子。

確定導航台已經設定好接下來亞頓之矛即將行進的方向之後，亞坦尼斯請亞拉瑞克協助監視地球上可能的訊號，並嘗試取得聯繫。

「嘖嘖，真沒辦法，既然船上只剩我們幾個人的話，那麼我也只有暫且做得分兒。」

事到如今，亞拉瑞克多少也明白再強調塔達力姆或卡蘭的立場差異都顯得沒什麼特別的意義。

亞坦尼斯經過了動力室的艙門後，立馬就看見一位身著精緻銀灰色戰鬥盔甲的橘髮女性正在房間中縱橫飛馳。

「……動力驅動裝置正以穩定的推進速率持續運作中，測試過程一切無異。」

猶如忍者般在房間內飛簷走壁的她，同時也持續地衛自己目前的狀態進行自我評估與報告。

與其同其他神族一樣，那雙目光如炬的敏銳雙眸不一會兒的功夫就注意到大主教已經進來。

這位身材高大的女子靈巧地自牆上跳躍而下，一反其身上笨重的身形所給人帶來的遲頓感：

「大主教，您來了。淨化者塔蘭達，在此聽候大主教的指示。」

真不愧是淨化者團體推為領導者的人，果然也能在此等突發狀態之下應對自如，且絲毫不為所困的樣子。亞坦尼斯稱讚著塔蘭達的優秀適應力，一方面也向她表明，有項任務會需要她的力量來協助進行。

在簡單向她說明剛才在艦橋上討論的要點之後，塔蘭達毫無遲疑地爽快答應這番請求。

「非常感謝妳的協助，但是目前除此之外，一切都還未明朗：包含敵人的動向與其他勢力截止目前的情形都仍陷在迷團之中，現在甚至連地球上我認識的朋友們也無法取得聯繫；因此請務必小心行動。」

不過在塔蘭達出發之前，得先看看亞拉瑞克是否已經連絡上任何人了沒有。

但誰知亞坦尼斯只是一個轉身，就直接迎面撞上了她拿在手上的通信裝置。

「聽聽看是誰的聲音在裡面？」

亞坦尼斯毫不理睬她的幽默，只是使勁拿過通信裝置，並將聽筒湊近耳朵。

即便聽筒的另一端應該是因為逸散在大氣中的幽能干擾而頻頻傳出雜音，但應該還不致於影響兩人之間的溝通與對話。於是乎亞坦尼斯率先報上名號與己方的身分，爾後就等對方回應。

「……這裡是一號哨站……我是時津風……向任何可以聽到此無線電人的發出求救訊息……」

殊不知是不是因為驟強的干擾訊號的緣故，對方並沒有聽到亞坦尼斯的回應的模樣。

回到艦橋上，這支收到的訊號已經透過艦上的掃描雷達鎖定其位於地球上的座標，並透過立體透視顯示在導航台上。

只要有了座標位置，理當來說在沒有遮蔽的情況之下就可以輕鬆地將艦上的人員躍傳過去。

但是如果這張搭配座標顯示地理的配置圖沒有錯的話，那麼對方似乎是從大海上發出求救訊號的。而即便塔蘭達再怎麼能飛簷走壁、靈巧自如，應該也沒辦法獨自應付完全沒有陸地的汪洋一片。

「請……請讓我一起去……」

眾人看見小茵已經帶著山風走了過來，而她也聽到了整個對談的後半部；雖然說山風本人正是為了應對海戰而生的英靈，但是亞坦尼斯也是顧及到她幾乎不怎麼穩定狀態才沒主動要求她非參與這次的行動不可。

「時津風……我認識。」

即便對於時津風這個名字並非完全陌生，但是山風卻也說不上來對方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也就是說，無法分辨敵友了，是嗎？」

關於這點，山風倒是點出了一個在視覺上很好分辨的簡單方法。

只要身著的顏色屬於黑色調，就極有可能是深海棲姬。

「哼，這種等同於把自己當目標的穿著，可以認定是自投羅網的愚蠢行徑了。」

可能是因為辨識方法太過於簡單，又或著說太過於粗淺的緣故，亞拉瑞克因而篤定這種叫做深海棲姬的玩意兒肯定只是群兩光的蠢蛋。

不過既然辨識上使用肉眼就可以進行，所以先前還在擔心山風身心狀況的亞坦尼斯，也能較為放心地讓她擔當救援對象的指認。

「戰鬥掩護任務則將由我，塔蘭達，來執行。」

雖然說塔蘭達也會一路隨行，不過想在水上利用推進裝置進行細緻的平衡活動，或許就會花費掉不少她的專注力也說不定。

論及適應，對塔蘭達來說或許直接實施改裝會是最好的做法，但是由於她現在所著的裝備，包含武器，清一色屬於英靈化的特殊艦裝，因此貿然變動的話即有可能會發生無法預測的問題。

於是乎，山風的任務又立馬增加了一件。

聽到有機會可以增加同圈子上的工作夥伴，凱拉克自是難掩臉上又驚又喜的心情。

「那麼，山風小姐所提到那位『明石』小姐的事情，就請本次任務結束後再找時間向我說說看。萬事拜託了。」

明石，這位在鎮守府中負責後勤支援的技術人員，要是順利能夠尋獲的話，肯定能夠成為凱拉克研究英靈化技術相當大的助力。

只不過因為小茵和小塚所蒐來的文件中沒提到溫格究竟保存了多少個船艦英靈下來，因此也無法確認明石現在是否仍存活。

在山風與塔蘭達透過傳送門離開亞頓之矛後，小茵發現小塚竟然還埋首於那堆文件中。

既然連保存地都沒寫了，小塚還奢望能從上頭找見甚麼蛛絲馬跡？

「沒啦，只是說我覺得如果今天是要寫像是遺囑的東西，不應該交代得更清楚點才是嗎？」

聽到這話的亞拉瑞克，從兩人中間伸出手去隨意挑起了一份文件開始翻閱，並慢慢地向一旁走開。

只見她看到一半，便向小塚打個暗號示意要她過去。

小茵不知道這兩個鬼靈精怪的傢伙又在打甚麼主意了，但是既然是秘密的話，小茵知道還是別過去偷聽是最好的。

話是這樣說沒錯，但是好奇心還是拎著她的身體來到了一旁可以就近偷聽的梁柱後。

看那兩人講得起勁，應該是不至於會輕易發現她才是。

「找到機會的話，我會先這樣……然後那樣……到時候，就給我好好做。」

「……沒有問題，我最愛的大領主大人果然英明。」

「哼，敷衍的話就省著吧，別以為我會喜歡聽那些諂媚的話語。」

雖然小茵只聽到了其中零碎的片段，但是這兩個人可能要背地裡瞞著亞坦尼斯做甚麼是情也說不定。縱使猜測的成分仍然偏高，但是為了安全起見，小茵還是決定將她的發現回報給亞坦尼斯。

對於亞拉瑞克的我行我素一向明瞭的亞坦尼斯，在聽到來自小茵的報告之後自然沒有顯露出甚麼太驚訝的表情；相反地，她希望她可以在她的能力範圍之內，代她監視小塚她們的行動。

「雖然說是監視，但小茵妳也不要太深入，我知道妳和小塚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

小茵應該是聽出來大主教想說甚麼了，所以她還希望大主教可以放心，因為她有相當自信能夠拿捏分寸。與亞坦尼斯行禮道別後，小茵轉向資料庫的方向去把文件給拿去歸檔。

「……只是說，我還真不知道大主教大人是怎麼看待我和小塚的友誼呢？」

正思考這個嚴肅問題的小茵，冷不防被小塚給從後被狠狠地拍了一下，結果嚇得她把文件撒了一地到處都是。

「我只是想打個招呼，妳做啥反應那麼誇張？」

兩人後續協力將文件收拾乾淨，而為了聊表歉意，小塚執意要幫她拿去歸檔就好。

「沒關係的，那我們兩人一起去好了。」

此話一出，小茵立刻注意到小塚似乎並不是很情願的樣子；這樣反倒是加深了她確實有暗中計畫著什麼的疑慮。

只是說能有這種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可以一起玩了，小塚卻還是頻頻黏著亞拉瑞克。

「……比起我，我想小塚應該還是比較喜歡亞拉瑞克大領主吧。」

4

蔚藍的汪洋盡收眼底。

眼觀四方，除了藍裡透綠的海水以外，根本沒什麼值得一提或需要特別關注的。

然而，就在這片看似平靜的海平面之上，突乎其來的雪白大浪，卻狠狠地將整片靜謐給吹得煙消雲散。

警覺到異常的塔蘭達，即刻透過雙眼發出強烈的集中光束來掃描周遭任何潛在的威脅。

要不下幾秒鐘的時間，塔蘭達偵測到造成大浪的源頭就在不遠之處，而且來者絕非保有善意。

「前方約 1200 公尺處有的方正在接近，可能具備相當火力，需要採取防備措施。」

由於現在僅有時津風、山風與她自己三人，縱使戰力方面嚴格說起來並不算是太糟糕，但是她們對於不需要挑起不必要戰鬥這點，都有著一致的共識：

「我們現在只需要知道敵人現在可能的活動地點就可以了，要是隨隨便便就交火的話也只有可能會讓對方先跑掉或採取其他對應措施之類的。」

「同意，但必須先行確認該源頭的正體方為實施下一措施。」

在保持撤退路線暢通的同時，展開向目標物謹慎推近的偵查行動；而確認對方是否為深海棲姬，乃目前的當務之急。

就在三人小心翼翼地往造成大浪的目標前進時，一方面塔蘭達也相當謹慎地透過問話來確認時津風是否值得於她的信任。

「妳問我為甚麼會在滯留在這個地方嗎？……這個嗎……」

即便山風已經指認出「她不是壞人」，但是對塔蘭達來說，這並不能代表這位才剛認識的小個兒會不會還有其他令人堪憂的隱情存在。

而時津風面對這位人高馬大，身著重型機械鎧甲的女性，似乎也多少有感覺到這句問話似乎是想試探自己是

否值得被信任的樣子。

「……其實，也是因為我與我的夥伴們被吩咐必須要駐守這個前線的防禦網。」

這項特徵和其他的船艦英靈相當類似。從塔蘭達目前對於她們這種存在的認識來說的話，即便她們的指揮官早已不在，但是她們都留有來自於指揮官最後指令的記憶。而這份記憶似乎也是牽起所有船艦英靈們齊心協力反抗深海棲姬的關鍵。

時津風看到塔蘭達似乎有意繼續聽下去，便繼續說明後續的詳細狀況。

從她的解釋中，可以知道她與她的夥伴們所駐守的位置，應當是在海水尚未如此誇張地暴漲以前，沿著海岸線所構成的帶狀防禦線。然而在目擊到神族、蟲族，以及其他始料未及的強大勢力之後，地理環境也隨之有著劇烈的改變。

「隨後，我們不但失去了與鎮守府的聯繫，夥伴們也因為一次又一次敵方猛烈的襲擊而紛紛走散……原本和我編列同一小隊的天津風與江風，現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平安無事……」

「……江風？江風也在嗎？……她在，哪裡？」

「這個嗎……我必須說在最後一次混戰的時候我們就被迫分開了，但是我相信她一定會沒事的。」

竟沒想到會與自己的姊姊擦身而過的山風，即便她以前對那傢伙的吵雜就很反感，但面對現在截然不同的境遇，仍忍不住開始泫然啜泣。

在時津風試著安定山風的情緒的當下，塔蘭達也明瞭到她剛才所提到的「鎮守府」，其功能類似於她們現在所處的亞頓之矛一樣，唯獨它是屬於傳統而古典的地面建物，因此沒有任何的機動力。

不一會兒的時間之後，造成巨浪的目標物已經可以清楚地透過肉眼發覺；只不過對方似乎沒有因為她們接近而有所其他針對性的作為，僅是繼續透過巨大而漆黑的金屬噴嘴，向周遭倒灌下更多的海水。

幾近全黑的色系，著實吻合深海棲姬的主要外觀特徵，同屬驅逐艦等級的山風與時津風都可以很有把握地確認這點。只不過個體規模上似乎已經遠遠地超出兩人的預料之外：眼前的龐然大物與其說是一個人，倒不如說是座海上要塞還比較貼切些。

看著要塞透過頂端上頭無數的抽風管，捲入大量白茫茫的氣體，塔蘭達隨即開始分析它所捲入的物質以及向海裡排入的液體究竟是什麼。

「情況判斷，相當惡劣……」

「嗯？難不成那些水有毒之類的嗎？」

「這些液體混合入了蟲族的基因與複數蛋白質結構物，簡單來說，海水正慢慢得到『生命』的力量。」

這個特徵就像她記憶中的蟲族相當類似：蟲族們一般為了自己人的活動方便，而在領土之內布上一層附著在土地之上，密不透風的苔癬狀組織物，「蟲苔」。

而由於這些蟲苔也有感覺的器官，所以當有外敵入侵時可以作為採取應對的最前線。

明明還距離至少有數千公尺以上的距離，但是這位要塞棲姬卻老早感覺到有敵人靠近，這肯定也是蟲苔的基因在水中產生作用的緣故。

「但是，對方是如何讓水體也能承載蟲苔基因的……」

塔蘭達紀錄下了現場的有關目擊證據，並建議立刻撤回亞頓之矛上。

只不過很不巧的是，對方似乎也沒有要讓她們帶著情報回去的樣子。在一陣強烈的紅色光芒的照射之下，周遭的海水竟是猛然激起數道千尺巨浪向她們撲來，形同鈎爪的形體彷彿要將人給撕裂一般快速逼近。

為了躲避這些像刀子一樣致命的海浪襲擊，三人被迫暫時分散，並在海上展開一場與命運交鋒的死亡障礙賽。她們以錯綜複雜的路線，搭配著敏捷柔軟的身段來分散攻擊的密度；只不過個頭較大的塔蘭達卻沒辦法像時津風一樣快速穿梭在到處噴濺的浪花之中，也因此電漿護盾所張開的防護壁對於她而言，在於此時此刻成了相當

重要的求生工具。

猛烈而高密度的打擊除了徹底擾亂了她們的航線以外，所有的精神也盡數耗費在閃躲攻擊之中，實在毫無分心的餘地。

「這裡由我擋下，妳們先行以最速快速度撤退！」

塔蘭達為了爭取其他人平安逃脫的時間，相當冒險地拿了自己剩餘的電漿護盾的能源當作籌碼，迎面吃下了不少的水刀的劈砍與重擊。

「時津風小姐，請妳帶著山風小姐立刻前往陸地上發出登艦請求，我爾後跟上！」

沒有遲疑的時津風，立刻拉上山風卯足全力往岸邊的方向衝刺過去。

接連受到不少劇烈衝擊的塔蘭達，眼看自己的護盾已經幾近崩潰的臨界點時，所幸身旁的浪花勢力已經開始慢慢消退，而衝擊的力道也已經不足造成傷害。

她回首望去那座要塞，看來應該是已經脫離的對方的活動領域了。塔蘭達把握時間，向岸邊前進，試圖與其他兩人會合。

在一處沙灘上岸後，塔蘭達稍作休息，檢查自己的裝備狀況後，接著開始在附近找尋他們的行蹤。

「呼呼……我竟然會感到疲勞，莫非胸前意義不明的脂肪造成了額外負擔嗎？」

恍惚間，一道藍色的光束自天際打下，並落於塔蘭達所處位置附近的一處小山丘上。

塔蘭達見狀便大步邁開步伐，試圖以最快的速度向躍傳點的方向跑去，卻未料看見時津風相當匆忙而緊張地向她跑來。

「塔蘭達大人，不好了！那……那個東西她……」

「請先冷靜一下，妳所謂的『那個東西』是……」

一聲自不遠處傳來的沉重步履，壓垮了樹木，也打斷了兩人的對話。

塔蘭達反射性地伸起手臂來將時津風擋在她的後頭，並透過視覺功能裡所搭載的特殊穿透視覺，仔細掃描附近的活動物體。

「山風小姐是否已經抵達躍傳點了？」

「呃，這個……我想她應該已經先過去了，因為我們在中途就中了那個傢伙的埋伏，然後就……」

又一聲有著相當重量的踏步聲，壓垮了附近一帶的樹木。

從分析結果來看，塔蘭達除了看到類似於蟲族形體的傢伙在附近徘徊以外，另外還看到有個酷似人形生物體穩穩地跟隨在旁。這種組合或許對塔蘭達對她自己來說是真的不太尋常，不過時津風則明白她們有可能遭遇到了她昔往以來的宿敵；惟遭遇的場所實在怎麼樣都令人無法輕易相信會是深海棲姬。

周圍稍嫌稀薄的空氣隨著這股凝重，又帶點令人不快的臭味的氣息，漸漸轉為深紅的血色；詭譎的氣氛簡直讓人不寒而慄。來自茂密樹叢最黑暗的漆黑中，龐然大物正踏著厚重的步履緩緩逼近。

隨著被扳倒的樹叢，地面的震動，以及那逐漸由沉悶轉為響亮的踏足聲，一席漆黑穿著，肌膚幾近死白的女子自林間的黑暗中浮現出臉孔來。

「……毀滅」

女子一聲令下，其身後的猛獸立馬起身，扛著身上看似火力凶猛的船艦艙裝，直往兩人撲來。

地面旋即被猛獸身上的大砲給轟出個大洞，動作還算敏捷的兩人僥倖閃過了這一記必死無疑的痛擊。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兩人逃跑的同時，後頭傳來的野獸怒吼正伴雜著逐一傾倒的樹林步步逼近。

「這名強敵身上有雷獸的表徵，研判應已與蟲族接觸，而產生的新型態『混源體』。」

先前遇到的要塞棲姬能使用蟲族的能力，而現在又好巧不巧地撞見了另外一個承接蟲族力量的危險份子，看

來狀況真的是相當的不樂觀。

兩人在逃離戰艦水鬼窮追不捨的追緝的同時，也相互明白到事態的緊急性儼然超越各自所能想像的地步；而誰也無法保證，這種頗具破壞力的突變，究竟還能持續成長到何等境界。

即便塔蘭達想試著要立刻向大主教報告現在她們倆所遇上的大麻煩，但卻被對方的電波所嚴重干擾，導致她們根本無法向任何人取得聯繫。

既然這樣，也只能自行在這片樹林中殺出直往預定撤離點的一條生路了。

塔蘭達啟動腳下的高速推近裝置，指著自己的背，示意要時津風趕緊爬到她肩上抓好：

「請抓好，時津風小姐，現在要緊急向撤離點全速前進！」

